

小小说

谁发的信息

石磊

中午时分。
詹蒙局长迈着矫健的脚步，一步一步登上楼梯，脚下的脚步声，几乎整座楼都听得见。就到自己的家门口，准备掏钥匙开门时，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。詹蒙拿出手机一看，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
“詹大局长你好！”
三二六工程距开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，有两家公司的老总给你送了大礼。市领导也给你打过电话，你也想暗箱操作，我跟你说明，因为你的手机，被我监听了，而且录音了。所以，你的情况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你想一手遮天，还是公平竞争。望你三思！
一家投标公司”
詹蒙掏出钥匙，钥匙几次插不进锁头，他打开门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妻子在厨房炒菜。詹蒙把公文袋扔在沙发上，把自己也扔在沙发上，摘下了眼镜，那人一下子好像疲惫了很多。妻子从厨房出来，看到躺在沙发上的丈夫，就问：“怎么了，回来了也不出声？”

好，下午说。”詹蒙挂了电话，又给一位姓蔡的老总打电话。
下午，詹蒙把两张银行卡退还人家了。当晚十点多，詹蒙又收到一条同一个手机号码发来的短信。
“詹大局长你好！”
中午，我发给的短信，如此看起来起到很大的作用！真是假，就看开标那天！”
一家投标公司”

詹蒙看完短信，思考了一会，就给他回复短信，谢谢你对我工作的监督，希望你继续监督！
一个星期很快就到来了，开标这天，詹蒙请来了几家媒体，从头到尾全程录像。真真正正做到公开透明，公平竞争。23家竞标的公司，对这次的竞争，大多数输得心服口服，没有异议。作为承办方的主要负责人詹蒙，压在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，更是感到无比的愉快。圆满结束后，詹蒙看了看这个，又看了看那个，他在问自己，那短信究竟是谁发的呢？后来，他摇了摇头，实在猜不出，也不去管他了。下班时，詹蒙还到菜市场多买了几个菜回家。詹蒙回到家，高兴地叫道：“老婆，老婆……”
“今天，怎么这样高兴？”金花从

卧室走了出来问。她看到丈夫手里的菜，吃惊地问：“你去买菜了？”
“今晚，咱们喝两杯！”
“你高升了？”金花不解地问。
“投标的事情很顺利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！”詹蒙对妻子说。
“我以为你升官了，原来是怎么回事。”金花不以为然地说。
晚饭，夫妻两个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喝了个天昏地暗。詹蒙给妻子倒着酒，说：“这次，真……真……感谢……那……那个发短信的，没有……有他的短信，我……我就死定……不知道……道是谁……谁发的……”
“老公，你真……真不知……知道是……是……谁发的？”金花两眼蒙眬地看着丈夫问。
“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丈夫把头摇摇像浪鼓一样。
“老公，那个发短信的就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”
“老婆，难道……难道……是你？”
金花完全醉了，憨然一笑，没有回答丈夫，趴在桌子上。詹蒙很是感激地说：“老……老婆……我敬……敬你一杯……”他的话没有说完，酒杯掉了下去，人也趴在桌子上……

舌尖之上

泥螺：滩涂上的美味

虞燕

泥螺是一种生活在泥沙质或泥质滩涂上的软体动物，“吐吞含沙，沙黑如铁”，古称“吐铁”。旺发期，小岛周边滩涂上密密麻麻爬着行的泥螺，行动起来缓慢、憨态可掬，远远望去，像是谁撒下了无数颗黑豆。凑近看，其外壳呈卵圆形，体为长方形，好似一只小小拖鞋。这个时候去捡泥螺，保准满载而归。在阴雨或天气较冷时，泥螺会潜于泥沙表层 1 至 3 厘米处，不易被人发现，但有经验丰富者会根据泥涂上留下的一些气孔等“蛛丝马迹”毫不费力地挖到它们。

江浙沪闽沿海一带的民众自古就有食用泥螺的习惯。泥螺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。它还一味中药——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载：泥螺有补肝肾、润肺、明目、生津之功能。泥螺以个头大、颜色黄为上品，若以时节论，则以桃花盛开时所产的质量最佳，此时泥螺初长成，肚内泥沙吐尽，肉质尤其鲜嫩肥美，称为“桃花泥螺”。清代潘昞在《梅村竹枝词·吐铁》中有云：树头月出炊香饭，郎提桃花吐铁来。五月梅雨时，泥螺脂膏满腹，酒浸一两宿，肥膏便溢壳外，晶莹剔透。泥螺在中秋时节进入成熟期，这个时节的泥螺被叫作“桂花泥螺”。“桂花泥螺”虽比不上“桃花泥螺”，但也粒大脂丰，令人垂涎。

食用泥螺前，彻底清洗是必须的：将从滩涂中捡来的泥螺仔细地洗一下，接着，任由它在桶里爬呀爬，等泥螺头慢慢爬出来，它会吧吃进去的泥土都吐出来，然后再反复淘洗干净。岛上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生腌醉泥螺：挑选体壳薄、腹足肥厚的无破壳泥螺，先在其上撒一层盐，第一次不可太咸，否则会导致泥螺

个头缩小，肉质发硬。过一个晚上再撒一层盐，倒入适量黄酒（也可以到食用时再放），然后装入瓶中。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说法：五月捡来的泥螺要腌五天才可以吃，六月要腌六天，以此类推。泥螺一定要腌透才好吃，如果吃了没腌熟的泥螺可能会发“泥螺胖”——脸会浮肿，过几天才好退掉。食用的时候再放入白糖、生姜等调味品。腌醉泥螺一个个呈透明状，喂一口，鲜脆香美，清嫩可口，螺肉的清甜加上黄酒的醇香令人胃口大开，怪不得儿时，以几颗醉泥螺为佐菜，一大碗滚烫的白米汤饭便能顷刻告罄。用腌雪里蕻的卤汁腌制能使泥螺受到咸菜卤的刺激，头子会伸出更长，白泥土吐得更干净，加入黄酒封罐，能保存很长时间。这种方法腌制的泥螺肉质更嫩，鲜味醇厚且清香扑鼻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泥螺鲜吃最流行的吃法莫过于葱油泥螺了。葱姜蒜切好备用，水烧开放入泥螺，煮至冒泡后关火，捞出泥螺沥干装盘，撒上姜片、葱花、蒜、辣椒，浇上美味鲜酱油。另起锅将适量的油加热，最后“滋滋滋”地倒在泥螺上，拌匀即可。葱油泥螺油亮光润，浓香四溢，在青葱葱花、嫩白蒜瓣、大红辣椒的点缀下，只消看一眼就让人食指大动猛吞口水了。用筷子夹起一个，舌头一吮，肉出壳掉，那种软嫩鲜香的味道怕是吃过一回的人都将永难忘记。将泥螺用啤酒洗净，沥干啤酒后放入生姜末、辣椒、盐、醋、糖等拌匀便是凉拌泥螺了。凉拌泥螺虽鲜美美味，但肠胃不大好的人不宜贪食。

沿海生态环境的恶化及掠夺性捕捞，导致泥螺资源日趋减少，野生泥螺显得愈来愈珍贵。再者，泥螺壳极易碎，不能实行机械化，目前只能用最原始的手工劳作方式来获取，捡泥螺往往要连续弯腰作业几个小时，其间，没有任何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，个中辛苦不言而喻。且吃且珍惜吧。

思想散墨

情不知所起

潘玉毅

昨夜无事，与妻子回忆初次见面时的场景，甚是温馨。
妻子问我当初为什么会看上她——其实，这个问题以前别人也有问起过，我给出的最官方的回答是：与妻子第一次见面吃饭，她那副旁若无人样子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因为我喜欢简单，而吃货心机不会深。其实，爱不需要理由啊。但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爱就爱上了，如果非要给个理由，或许是与看着妻子吃东西的样子有一种幸福感吧。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太幸福了。

《牡丹亭》开篇中写道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”真的爱哪里需要什么理由。一见钟情也好，日久生情也罢，就像感情是不可捉摸的东西，感觉也是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情愫暗生。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已是情根深种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就像我们每一次问别人，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啊，找个有感觉的。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推诿的答案，或许这才是最真实的答案。
有一回，看电视节目，歌手

张宇唱完《月亮惹的祸》，有嘉宾问他，为什么他和“十一郎”的婚姻那么幸福，可唱出来的却是苦情歌呢。张宇说，这歌不是苦情的，有一次他和妻子开车在加拿大，看到一个很大的月亮，他说这辈子好像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月亮。回去后，妻子就写了这首《月亮惹的祸》。他与妻子中学时就已相识，相处那么多年，忽然到某一个阶段，就想结婚了，水到渠成，无法解释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选择结婚，而是“时候到了”。若非要问个为什么，夜色太美，你太温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只能说是月亮惹的祸。
有种好好叫感觉很好。生活不是十万个为什么，没有那么多的因为所以，科学道理，跟着感觉走。

如果你爱的是她美丽的容颜，那么容颜总有衰老的一天，如果你爱的是她的好脾气，那么脾气也有不好的时候。如果你爱的是她的金钱，那么万一有一天她没钱了呢？所以，别使劲去找个理由，因为喜欢的理由也有可能变成不喜欢的理由。
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没有那么多道理，爱就爱了。简单地去爱，一心一意地去爱。

会心一刻

剃光头的理由

吴汉玲

我的邻居李师傅，不过 40 才出头，但头发白了一多半，看起来像个年近五六十岁的老人。李师傅是个不讲究的人，头发白就白了，也无所谓。但他老婆就要面子，怕人家说她嫁了个老头子，所以，逼着李师傅染了发。李师傅染了发后，人不但显得年轻，而且精神多了。

前天，我刚一出门就碰见李师傅一家子。我见李师傅剃了个光头，不禁有些奇怪。李师傅见我盯着他的光头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头上老痒，剃个光头利索点。”他老婆撇撇嘴，对我说：“如今时兴剃光头，那些明星、大腕们，不少剃光头的。”我喔了一声，心想，这李师傅还挺赶时髦的。这时，李师傅七岁的儿子开口了：“我爸剃光头，每个月可以省下 50 元染发费。”

诗画印象



船之语

柯亚彪/摄影 赵淑萍/配诗

那一年桃花夹岸，主人奋力摇橹。一树树花开，一道道风景，不知归路。他说，有水的地方就是故乡，有鱼的地方就是家园。
那一年绿柳轻飏，夕阳西下时，他总是归心如箭。行色匆匆，却不忘上岸摘一把桑葚。月下撑篙，禁不住倚身采菱。菱荷的清香里，他似乎听到小儿女脆生生的笑语。

年复一年，他把新鲜的鱼虾换成柴米油盐，岸上，水中，他穿梭于两个家。
如今，我和他都厌倦了远行。那两个木桩，就是我歇息的地方。碧波万顷，我只要这

一方微风吹起的涟漪。经历远山远水的探寻，已安于做水边人家。
“这鱼干，因我最爱吃。可别让猫给叼了去。”主人微醺，离去，口中喃喃自语。

它和牡丹画在一起，以寓“富贵白头”之意。但这种鸟生性活泼可爱，一点也没有望文生义的白发老人的样子，又没有麻雀那副总是急躁不安的顽童样。我曾短暂养过一对鸚鹑，偶尔看见有白头翁挂在院子里的鸟笼边偷吃鸟食，并与笼里的鸚鹑逗玩或争吵。看到我走近，它们往往也飞得不远，栖在围墙上或对面的屋顶上，歪着脑袋向我张望，又相互交头接耳，甚让人怜爱。

闲情偶记

听听，那白头翁的叫声

沈潇潇

“对鸟的欢叫要有信心。”这是我给网友的一条微信留言。
一周前，一群网友按一周气象预报，挑了个夹在连绵雨天缝隙里的唯一多云天，相约攀登宁波第二高峰、奉化第一高峰黄泥浆岗进行地理采风。不料到出发前两天，这天原先的多云变成了雨天预报。雨中登黄泥浆岗会是什么状态？想想也不爽。临出发的前夜，雨一直下个不停，大半夜都是梦里梦外的雨声。正辗转反侧间，窗外传来一声鸟叫。这一声啼叫声并不高却圆润，似给漆黑的夜幕划开了一条缝儿。一看时间是四时五十分，在雨夜中这么早听到鸟鸣，我暗喜过后又有了期待。果然，五六分钟后又有一声鸟鸣响起，它比刚才一声的音节要长，婉转流利如同宋词中的一句。不到二三分钟后，第三声啼叫响起，随即就有其他鸟儿跟进鸣和，声音越发清脆甚至嘹亮……我大喜，拿起手机在网友微信群里发出一条：“听窗外鸟鸣，预示白天雨后天晴。”发完，我把手机一扔，在雨声和鸟鸣声中安然入睡。起床时，雨已停歇，但天空还是乌云密布，雨就像那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分分钟有直掉下来的可能。这时看到一位网友在微信里抱怨和自嘲：“什么日子不好拣，偏偏拣个下雨天，整夜都睡不着。”我微笑着回了一句：“对鸟的欢

叫要有信心！”
这天的结果不用细说了，经一小时车程到黄泥浆岗半山腰下车，只见雨后山谷烟岚四起，气象万千，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无影无踪。沿一路卵石和石阶铺就的古道徒步登山，预想中的黄泥浆并没有沾上身，山下村民吓唬我们的山蚂蝗也没现身。一小时后登上峰顶，薄薄的阳光竟已洒遍了千峰百壑。接着从黄泥浆岗徒步至商量岗的路上始终阳光灿烂，从而彻底宣告了气象预报的完败和鸟叫的成功。原计划在中午后结束的活动因此即兴延长，午餐后一群人兴冲冲赶赴当年蒋介石反袁时的避难处——余姚境内的四明山名胜四窗岩……
当天晚上，一位未能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在微信上看到次采风中拍摄的照片，留言道：“恭喜你们的采风成功，又一次大公作美，真是不可思议啊……”我却想，如果人们对鸟的鸣叫多点心神会，那还会有此不可思议吗？
说起来，我可以算是鸟盲，能把鸟和鸟名对上号的，无非就是麻雀等三五种。但惯于早醒的我倒听惯了鸟儿清晨的鸣叫。准确地说，是听惯了一种本地常见的叫做白头翁的鸣叫。白天我特别循声观察过这种鸟，它两眼上方至后脑勺羽毛为白色，这大概就是名为白头翁的由来吧。白头翁是长寿的象征，画家常把

它在牡丹画在一起，以寓“富贵白头”之意。但这种鸟生性活泼可爱，一点也没有望文生义的白发老人的样子，又没有麻雀那副总是急躁不安的顽童样。我曾短暂养过一对鸚鹑，偶尔看见有白头翁挂在院子里的鸟笼边偷吃鸟食，并与笼里的鸚鹑逗玩或争吵。看到我走近，它们往往也飞得不远，栖在围墙上或对面的屋顶上，歪着脑袋向我张望，又相互交头接耳，甚让人怜爱。
最初在清晨甚至凌晨听到白头翁的鸣叫，我是厌烦的，甚至还把自己睡眠不好早醒归咎于它们的鸣叫。当清晨它们的叫声响成一片，我常常会不耐烦地起床，把全部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再怀着满肚子的气上床，辗转至天光大亮。
听多了，对白头翁的鸣叫也渐渐熟悉。譬如，它们叫得最快也是叫声最长的大概是七个连贯的音节，“叽里咕噜巧克力——”是其主旋律，其中每个音节长短高低不一，尾音悠长，有时也急急煞住，从而演化出种种变奏。还有二三个音节、三五个音节的，如“呜呜短片”“叽里叽里”之类。高低长短短不一的鸣叫，是它们用来表达各种不同情感、沟通不同信息的语言。有的我听了觉得愉快，有的听了觉得烦躁甚至郁闷。
在三年前的那个冬天里，一连有好几个清晨没听到白头翁的鸣叫，偶尔有也只是中间间隔长长的

两声，声音无惯常的清亮，更没有七个音节的绵长。我有点纳闷，也有点牵挂：难道他们迁徙到别处去了？有一天，我突然脑洞大开：眼下不正是严重的霾污染天吗？果然，当有一天清晨随着白头翁重又清脆鸣叫，严重的霾污染也就过去了。此后我发现白头翁的啼叫与日常的天气状况密切相关：它们的鸣叫越流利越嘹亮，天气就越晴好，若低沉嘶哑，则预示着阴雨或霾污染；清晨第一声鸣叫响起的早与迟也与天气有关，鸣叫早一般晴好，反之亦然；当重度霾污染来袭时，它们甚至沉默抗议；它们鸣叫的持续时间、叫声的规则和杂乱等等，都与环境空气质量息息相关。白头翁对环境天气的感觉比我们更敏锐，有时甚至比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气象预报更准确。
所以，在气象台明确预报有雨且正在下雨的时候，我敢于信心满满地向网友们预告天气晴好；在网友有所疑虑的时候又再次告诫：“对鸟的欢叫要有信心。”鸟是我们天然的朋友，只是由于我们惯常的漠视和傲慢，我们与鸟儿之间还缺少一种心灵神会的沟通。我们应更多地倾听它们的鸣叫，并爱它们。要让鸟发出欢快的鸣叫，前提是我们呵护好鸟儿和人类共同栖息的家园——地球村。对鸟的欢叫要有信心，人先得负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鸟儿好，我们也好。